

# “驿站上的火把亮起来了！”

## ——唐弢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带领下投身上海邮政职工运动

谢振声

1926年，唐弢离开家乡宁波到上海华童公学求读。后因家贫辍学，考入上海邮局当邮务佐（拣信生）。1929年底到四川路桥上海邮政管理局报到，先在投递组开箱台工作，不久调到洋文翻译台。

工余，他常去东方图书馆、量才图书馆等处自学，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书籍。在邮务工会图书馆，他经常听老邮工讲述上海邮工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故事，在市商会图书馆，他多次与“左联”成员林淡秋联系，开始了他和上海邮政职工运动的渊源……

### 与地下党人的交往

唐弢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是1930年左右开始的。在投递组工作时，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唐弢与同事陆象贤成为至交。陆象贤是上海嘉定人，参加过上海护邮斗争，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密出版机构上海北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邮政工会主席、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唐弢曾介绍陆象贤到孔另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长的华光戏剧学校任教，推荐其文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并代办《文汇报》特派记者证，为其赴台湾开展工人运动提供方便。陆象贤将北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国际纲领》《论中国革命问题》等书籍送给唐弢。

陆象贤在《唐弢和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及：“洋文拣信台的钱一鸣进邮局比唐弢早几年，他认识的人多，把大革命时期担任工会副委员长的蔡炳南（这时已被调到郊区周家桥支局）和参加过五卅运动、1929年因参加营救为纪念五卅惨案四周年示威而被捕同志的抗争、被四周开除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孟先介绍给唐弢做朋友。”

1922年入党的蔡炳南是上海邮电职工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与沈孟先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邮务支部

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邮局地下党负责人沈孟先请人做义勇军作战报告，听众是近30位店员、学徒，唐弢欣然参加，并在会后首次听到《国际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少工厂、学校、大商店均有读书会，成为青年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普遍运用读书会来团结发动群众。

1932年底，唐弢在沈孟先的影响下，发起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每周有店员、学徒和邮局工人六七人，读高尔基的《母亲》、捷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朝花夕拾》、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等书。

唐弢自此开始接触进步文艺，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次年与鲁迅相识并交往。他曾受读书会成员的委托给鲁迅写信，请求介绍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日语学习书。鲁迅几次复函详加指点，指导他在邮务工会开办日语学习班，并赠给《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及内山书店日文书籍目录等。在鲁迅和陈望道的帮助下，唐弢的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于1936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拿到书后他即寄赠鲁迅并致谢。同年还应艾思奇之约，为中共中央文工工作委员会的刊物《新认识》撰文。

### 抗战时期投身邮工运动

七事变后，唐弢杂文的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写下了《和敌人一起倒下》《中国在斗争着》《粉碎敌人的计划》等战斗檄文，并加入了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在邮局中工作的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唐弢充分发挥其文学特长，热心为工人运动服务。

1937年10月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邮务组成立，为了推动邮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办了一份《邮工墙报》。唐弢应邮政组的沈以行（中共地下党员）之邀，在创刊号献诗中写道：“有如嘹亮的雁声，划破长空，带给人清新的感觉！”以绿色群雁作为报头的《邮工墙报》共出13期，每期都轰动全局，嘹亮的雁声表达了3000名邮工当年一吐夙愿

的心情，收到良好效果。

1938年，唐弢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护邮斗争。为发动邮政职工开展护邮斗争，地下党在投递组成立了一个群众性的外围组织——互助组。唐弢为互助社刊物《驿火》题写刊头，并用笔名“马前卒”发表了鼓动群众斗志的诗篇：

驿站上的火把亮起来了，  
在激荡的风雨的中宵，  
虽然比不上星月的皎大，银河的长，

但你是从黑暗到黎明的桥梁！  
你温暖了旅人们的寂寞的灵魂，  
千万颗心向着一个光明，  
在前进的行程中你带着越过险阻，

指出了什么是泥潭，什么是路！  
你照激：荒淫、逸乐、苟安、无耻与悲欢；

你照激：坚决的斗争，不妥协的搏斗，  
在这里刻划着你的唾弃与颂扬，  
起来！

你号召躲在幽隙里的力量！  
严肃的生活下容不了优游，  
群众的力量汇成一条洪流，  
在激荡的风雨的中宵，  
驿站上的火把亮起来了！

这首诗激励了广大邮工，邮局职工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使日伪指派接管的人员不得不暂时收敛。这次护邮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时唐弢还应聘到中共地下党员巴人（王任叔，1926年入党）主持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和孔另境任校长的华光戏剧学校讲授文学课程。当年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工作是尽义务校对《鲁迅全集》。1938年夏，鲁迅逝世一年零10个月，后《鲁迅全集》（20册，600万字）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部最优秀的文献典籍，更为抗战中的人民及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在复社出版《鲁迅全集》的过程中，唐弢主动请缨，和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1922年入党）、王任叔等几乎天天见面，夜以继日，为按期付印尽心尽力。

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唐弢在邮局里利用工作之便，与地下党同志商量决定，把信函直接交与担任封发的工友手里，在封袋时直接装入，以避免日本宪兵的检查。他曾将郑振铎编写的《玄堂丛书》、楼适夷编的《文艺阵地》和李健吾、

傅雷、陆蠡、徐调孚、黄佐临、石华父等著名爱国人士的信函和稿件安全寄往内地。日寇投降后，他冒着风险，租用专门信箱、利用“存局候领”业务，千方百计躲过国民党中统、军统分子的检查，安全地收到一些重要信函和进步读物。其中有陕北出版的《解放》《中国文化》《中国妇女》，单行本《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苏北出版的《江淮文化》，香港出版的《群众》《北方文丛》等，以满足上海人民对革命根据地和大后方出版的进步书刊的需要。

### 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战胜利后，唐弢积极参加上海邮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其作品多揭露当局的反动与黑暗，同时也深寓对于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渴望。

1945年9月8日，由唐弢、柯灵、刘哲民、钱家圭4人合办的综合性刊物《周报》问世。该刊反映民生、顺应民意，在黑雾重重下奋力为民呐喊，是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最早出版的民主刊物。

1945年12月，唐弢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他在狄思威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郭沫若府上首次见到周恩来，后来他常到思南路周公馆听报告，深为周恩来那清晰敏捷的思路、严谨的逻辑和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他曾去周公馆参加庆祝朱德60寿辰活动，创作《寿朱德将军》诗：“将军六十请长缨，白马红旗万里营。相慰苍生惟一语，只争民主不爭城。”

1948年底，上海阴云密布，唐弢被告知已经位列邮局第二批黑名单的榜首，他晚上不能回家，只能四处流浪。邮局里同唐弢交往最多的一位地下党员陆象贤在去解放区前，当面告知党组织必要时会通知并带他离开上海，同时文艺界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也与他取得联系。在冯雪峰的领导下，他制作旗帜、写标语，参与劝降驻邮局大楼的国民党青年军，与人民群众一起满怀欢迎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唐弢任上海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主持工会宣传工作，直到调离邮局为止。

1956年初，唐弢在上海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作者系宁波市江北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原主任、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

## 鲁迅剪辫子

沈治鹏



1902年鲁迅得到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3月24日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由上海到日本去，在弘文学院就读。这年秋天，浙江省派出的官费留学生也到了该院，其中的绍兴人许寿裳成了鲁迅的终生好友。鲁迅在江南班，许寿裳在浙江班，而自修室和寝室都毗邻。许寿裳到日不久就把辫子剪了，而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掉辫子。

那时，每个省对官派的留学生都派有一个监督，这些监督都是官员。他们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对国外语言不通、习俗不晓，就是一个摆设而已。江南班的监督是姚昱，自己品质有问题，却对留学生管理甚严，严

禁属下剪辫子，否则，停发留学经费。为此，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一日，邹容等5人闯入姚昱寓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昱的辫子。此事震动中国留学群体，随后这三个人被遣送回国。

没有了监督的监督，加之时代潮流不可逆，江南班的鲁迅第一个剪掉了辫子。鲁迅剪去辫子后，来到许寿裳的自修室，脸上微微露出喜悦的表情。许寿裳调侃一句：“啊，壁垒一新！”鲁迅便用手摸一摸自己的头顶，与许寿裳相视一笑。

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不是书，是辫子。”

## 林风眠力邀齐白石

崔鹤同



1925年底，年方25岁的林风眠从巴黎留学回国，经蔡元培推荐，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全体学生投票，当选校长。

为了创造中国新的绘画艺术，林风眠特别注意从美术教育的基础入手。他首先把齐白石请来艺专任教。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只是个画民间画的木匠，怎能登上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大雅之堂”。一些墨守成规的国画教师群起反对，甚至有的说：“齐白石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林风眠不为所动，告诉人们要从齐白石带有“民间味”的绘画中看到创造性与生命力，从他的绘画中看到中国传统绘画创新的端倪。

齐白石对任教“洋学堂”也没有信心。他推心置腹地对林风眠说：“林校长，我从小是穷苦人家一个砍柴放牛的孩子，种田的农民，雕花的木匠，只读了一些启蒙的《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书，让我到大学去教中国画，我是不敢答应的。”

## 钱锺书谈“闹房”之俗

杨建民



我国“闹房”之俗，形成应该相当久远。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曾对此有过探源。

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的外篇《疾谬》中，有这样一节记载：“俗间有戏妇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间以丑言，责以慢对，或跪以楚挞，或系脚倒悬。”以恶语丑言，甚至打、吊等法来增加劝酒的“趣情”，“宣淫”之事。这种场景，今天许多地方依然如故。明代文学家、才子杨慎，是《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的作者，他的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让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他还是当时享有盛誉的博学名家，在其《大史升庵全集》（“升庵”为杨慎号）卷四四里，他便引录《抱朴子》中所载，认为晋世已有了“闹新房”的陋俗。

再往后，清代有名学者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里，又据《汉书·地理志》中：“燕地……嫁娶之日，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将“闹房”之俗记载，上溯至汉代。可钱锺书在汉代学者仲长统的《昌言》一书中，还引出以下记载：“今嫁娶之会，捶杖

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伏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汗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仲长统的记述显然更细致，场景明显、全面。钱锺书认为仲长统“笔致骏发腾踔”，可以当得。由行文中用辞“宣淫伏”“显阴私”，可见对此“俗”鄙夷，语论断其“汗风诡俗，生淫长奸”，态度一目了然。这节文字，显然是“闹房”的早期记述。由此可见，此“俗”已然成风，记载虽是汉代，形成时间当远早于此。

钱锺书认为，俞正燮既然上溯此“俗”到了汉代，“却未征援《昌言》此节也。”顺手，钱锺书再从《全后汉书》的《风俗通》里，转述了当时“闹房”中的一出惨剧：“汝南张妙会社士，土家娶妇，酒后相戏。张妙缚社士，捶二十下，又暴足指，士遂至死。”客人到主人家，因为人家娶亲，以“闹房”为由，不仅捆人捶打，还把脚趾吊起来，直到把人整死。从行文看，被整死的社士，还不是新郎。用钱锺书的论断：“乃‘闹房’‘戏妇’，横流波及其身尔。”用今天的语说，社士是躺着中枪。

## 张中行的自信

周二中



张中行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羨林先生曾称赞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他一生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

20世纪90年代末，张中行已经90多岁了，但他却不意中在文坛刮起了一股“老旋风”，名高望众，为人亲善，素有“行公”的美誉。他的文字当时成为众多报刊文学编辑千方百计追逐的目标，众多报刊以发他的文章为荣。

当时，某省报副刊编辑向张中行约稿，他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事，先给编辑去了一信，信中说了“承约稿，至谢……不才年事已高，而冗务不少，写文不多，如有，当呈上请正”

等语。张中行说的是实话，那时候他的文债特别多，一些大报大刊向他约稿，他都来不及写。创作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张中行谦称自己“写文不多”，这说明他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每一次写作的，绝不含糊。

时间不长，张中行就给该编辑寄了一篇《题砚诗》，手写稿，一笔一画字迹分明，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90多岁老人之手。最引人注目的是稿纸上端空白处，张中行还十分严肃地写着“请勿改动”字样，这让编辑会心一笑。

编辑的任务就是编改文章，张中行先生提醒编辑不要改动自己的文章，这不是要大牌，而是对自己的写作充分自信，相信自己的文章毫无差错。这种自信，不知今天几人能有？

# 于右任创作《半哭半笑楼诗草》

周惠斌



《半哭半笑楼诗草》扉页上的于右任散发照



于右任先生饱读经史，擅长诗词，一生诗作千余首，或写景叙事，或记人咏史，针砭时弊，抒发怀抱，富于强烈的爱国思想，被柳亚子誉为国民党诗人中“最高明者”。

1900年春，于右任进入位于西安的陕西中学堂学习。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10月26日，陕西主政官员强令百姓跪在雨中恭迎圣驾，其中包括中学堂的师生。于右任年轻气盛，愤慨不已，他忽发奇想，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建议手刃西太后，重行新政。然而，信还没有投出，就被同窗好友王麟生发现，于是竭力劝他不要因此而白送了性命，于右任这才悻悻作罢。后来，二人结伴离开西安，重返三原宏道书院。于右任血气方刚，为明心志，他双肩披发，手提大刀，站在自己书写的“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髮妻”对联前，摄影留念。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鼓吹变法维新、倡导民族主义、揭露清政府屈辱卖国的文章，语言晓畅，文笔犀利，文风恣肆，得到许多进步读者的欢迎。于右任展读之下，深受启发，民族情怀日益激进高亢，渐渐萌发了朴素的革命思想。

这一年，于右任被兴平知县杨吟海聘为塾师，坐馆授徒一年有余。期间，他遨游兴平一带的古迹名胜，深入了解西北民情，耳目所及，诗兴勃发，写下了一系列抨击时弊、反抗暴政、抵御侵略、充满爱国热情的战斗诗篇。在三原官办书局当排印工人的孟益民看到于右